

午夜十一点四十分！

“准备好了吗？是不是真的有人要‘见鬼’？”李师父面带微笑地环视坐在客厅中十七、八位男男女女道。

“我要看！”一位穿着大红色毛衣，黑色紧身裤的小姐勇敢地举起手大声地说道。

小咪碰了我一下，低声嘟哝地对我说：“错过这次机会，可难找下一回了！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痛下决心地说道：“好吧！”

我的“吧”还没有说完，小咪已经兴奋的高举双手叫道：“还有我们！”

李师父望了望我们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门铃声突然大响起来。

“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？”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问道。

李师父透过通话键讲了几句话，按下开门键，转过身，轻松地对大伙儿笑着说：“本来还得到外面去找个‘鬼’回来给你们看，现在有个‘鬼’自己送上门来，省我一大笔功夫。”

我们还没看懂李师父在说什么？只是想到送上门来的“鬼”，心理就不免有点毛毛的感觉，就在这种毛毛正在滋长的时候，门被推了开来，一名看来顶多十七、八岁的毛头小子搂着一位长发（不是披肩，而是几乎遮住半张脸）、身上穿着一身黑的女孩进来。

这名女孩子低侧着头，冷冷的目光斜斜地瞟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一眼，就在她眼光扫射到我的一刹那，一般刺骨寒意同时传送而至，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突然间被冻到一般。

相信大家应该和我一样的感同身受，因为彼此都很直接地将心底里的毛毛迅速扩大成行为上的毛毛——十分有默契、很自然、很同步地尽可能挤到一堆，留下一方足以容纳四、五个人的空间给他们两人坐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！”李师父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十一点五十分。

“有没有人身上有镜子？”李师父再次环顾在场的人。

一位化着淡妆的女孩子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精巧可爱、随身携带型的粉盒，打开粉盒，露出不到两寸见方的小镜子问道：“镜子这么小，可以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李师父高兴地接下这名女孩提供的镜子，小心地放在客厅中央的茶几上，接着在粉盒前，放上一根大约只剩两寸高的白蜡烛，一切就绪，李师父正经地板下脸，对我们三位“想看鬼”的小姐们慎而重之地说道：“等会儿你们要透过这只白蜡烛的光去看镜子，当你们看不到蜡烛光，就可以从镜子里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讯息，但是千万要记住，当你们看到那样‘东西’的眼睛在发光，必须马上回头离开，否则，我也救不了你们！”

听李师父这么严重的警告，我心里直敲退堂鼓，只是转脸见到小咪一副兴奋期待的模样，实在不忍心当头浇下一盆冷水。

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

最后一声钟响过后，李师父要我们三人坐得靠近一些，见我们挪好位置，李师父关上灯，熟练地点燃起白蜡

烛……。

“专心看着镜子！”李师父放沉声音说道。

虽然名为：看着镜子，可是在我眼前满是摇曳地烛火火光。

“我看到了！”紧靠在我右手边那位穿红色毛衣的小姐叫了出来，紧接着又说道：“我看到一双发着绿光的眼睛……。”

不等红毛衣小姐把话说完，李师父开口道：“赶紧离开！”

红毛衣小姐像是恍然大悟般“喔”的一声，赶紧起身离开。

原本有着左右护法护卫左右的我，一下子右半边空了，只留下凉凉的寒意…。

“啊！这是什么？一闪一闪的……？”小咪在我左边也叫了出来。

“还不离开？”李师父紧张地说道。

左边的护法也自动消失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人，独自坐在客厅中央，满脑子思潮不断，更甭提可以看不到烛火而看到镜子。

“华小姐，集中精神，别想东想西的，只剩下五分钟，时间再长，我也控制不了‘它’了！”李师父看了看镜子再看了看我说道。

我努力想让自己集中精神，使劲用力盯着白蜡烛看，突然，烛光不见了，在我眼前清楚地现出了一个“人”！

这是一个男人，国字型脸，额头上还有一道很长、很明显的刀疤，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应该说是看起来有点阴森森、惨白惨白，或许更该用——放了许多天快要腐败掉的死猪肉来形容这种感觉。看到这种脸色，我才突然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有人形容面容太过憔悴的人会用“死人

脸”这三个字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是再恰当也没有了！

突然，这名男子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发着黄光，就像小时候到乡下玩，在茅坑见到的那种晕黄晕黄，还会一闪一闪的灯泡一样……。我想讲话，更想马上起身离开，可是我的“神”竟然被“定”在那里，完全不受我控制，我努力想收，却怎么也收不回来，我看到那名男子脸上露出十分诡谲的微笑，他的笑意越来越深，我也觉得看他看得越来越清晰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这个人了……。

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”李师父用手一挥地将蜡烛熄灭，看了看我，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我像是浑身虚脱了一样，冷汗满身，连讲话的力气也发不出来。

“华林！你还坐在那里干嘛？舍不得？还是懊恼没见到。”小咪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道。

我乏力地摇摇头。

“你先说说看到的是什么？”李师父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像是两道电光似的再看了我一眼，转过头去对穿红毛衣的小姐说道。

“我只看到一双眼睛，发着绿光，一双好大的眼睛！”红毛衣小姐拍着胸口、惊魂甫定地说。

李师父对她笑了笑，转头对小咪说：“小咪，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？只是像两只灯泡一样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奇怪，就是可惜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？！”小咪仍然一副懊恼得不得了的样子！

“你呢？”李师父带着深意地看了看我。

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努力设法回想一遍刚才的情境，紧皱起眉头，试图把刚才看到的景象讲出来，才刚说到“国字脸”、“额上有一道清楚的刀疤”……，啊！一声惨叫

突然响起，循声望过去，只见那名长发披脸的女孩子抬起头，充满惊恐的眼神瞪着我，苍白的脸色上一阵青绿，一手指着，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嗫嚅地说道：“你看到了？你真的看到了？”接着转头对李师父说：“就是那个人！每夜出现在我梦里，对我纠缠不清的那个人……！”

长发女孩的话还未讲完，我竟然“看到”国字脸的男人，就这样缓慢地由镜子里走了出来，由模模糊糊、如真似幻到清楚完整，在他那带着刀疤的脸上，揉合着暴戾与残忍的阴森冷笑……。

原本站在我身旁的小咪，面容像是慢镜头一样莫名其妙非常突兀地支离破碎，满脸淌着鲜血，歪斜变形的嘴角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阴阴冷笑，慢慢走到国字脸男人的身旁……。

李师父像是经历了一场巨大冲击力量形成的伤害一般，无由地口歪眼斜、手脚断裂、脑浆迸出，肚子破了一大洞，腹腔里的肠子裹着浓稠的乌血拖在地上，一拐一拐地走到国字脸男人的身边……。

等三个“人”都站定后，彼此互看了一眼，慢慢转过头来，冷冷地望着我，缓缓朝向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我想逃，可是我的脚完全不听我的控制，只是一味强烈地颠簸着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三个朝我直挺挺地走来，我吓得无助地蒙起眼睛，在感觉到三双冰冷的手，即将碰触到我脖子的刹那，我再也忍不住尖声大叫……。

二

“没事了！没事了！”

一双温润的手紧紧握住我，遥远的声音，帮助我从这个可怕的梦境走向清醒……。

猛地睁开眼睛，从头到脚冷汗淋漓。

“我在哪里？”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极为陌生的景物，而握住我手的人，竟然是——徐子昂！

“这里到底是哪里？”我怕自己正掉在另一个可怕的梦里。

“这是医院。”徐子昂浅笑着对我说。

“医院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努力回想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：“啊！文邈呢？子平呢？”

“我一下飞机就直接到这里来，还没看到他们。”

“你到这里多久了？”

看了看手表，徐子昂抬起头认真地说道：“十三分十五秒。”

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“你怎么好像审问犯人一样的问个不停？”

“不想说就算了。”我抹抹满头冷汗，心绪稍宁地想：至少这应该不会是另一个鲜活可怕的噩梦吧？！

“是我老哥打电话让我尽快赶过来照顾你。”徐子昂像是深怕我会不高兴，虽然很不情愿，还是把我要的答案

说出来。

“为什么要你来照顾我？”我皱起眉头，心一紧：“文邈呢？他还好吧？”

“我还没看到他们，只知道这里的护士说你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，而且口中一直喃喃自语，只是她们听不懂中文，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？”徐子昂十分无辜却又关心地说道。

“子平呢？”难道徐子平就这么放心地把昏迷的我一个人留在医院里，被一堆听不懂中文的“陌生人”照顾？

“没看到！我也正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里，管也不管，太没道理了！”

徐子昂无心的话语，正刺中我心中隐隐的不悦，甚至有种打翻五味瓶——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全混杂在一起的万般滋味！

不要胡思乱想！不可以胡思乱想！只是、或许、大概是刘文邈的情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子平必须寸步不离地留在身旁照顾他，当然刘文邈不会有什么大碍，所以他们现在或许也在医院里……，更有可能早就出院回家了！我自己安慰自己地找借口在想着。

“你有没有打电话到文邈家？”

“一下飞机就打过了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没人接，所以我就直接赶到医院来！”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晚上七点半。”

“我想回去……。”

“不太可能，至少也得等到明天，要主治医师看过才能决定可不可以出院？”

看到我不再讲话，只是低下头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满腹心思地皱着眉，徐子昂忍不住地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医院里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支着下巴想了想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过了，我老哥紧张兮兮地打个电话告诉我你在医院里，要我尽快赶过来照顾你，我一听说你在医院，根本什么都没想到要问，只是急急忙忙找到机票就过来了……。”

正说话间，一名护士进来，看到我醒了，操着带有西班牙腔的英文说道：“我叫 Rebecca，你终于醒了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Rebecca 看了徐子昂一眼，用充满暧昧的神情冲着他猛笑。

“谁送我来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就是这位……。”

徐子昂对 Rebecca 笑了笑：“我叫 Leo。”转过头，维持脸上亲切的微笑对我用中文说道：“她们根本分不出东方人的长相有什么不同。”

Rebecca 替我量了体温及血压，并且把点滴拔出来，接着对我说：“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请按铃，我会尽快过来。”说完，把电铃的指示灯在哪里？如何操作？讲解并且示范了一次，转过头，再次对徐子昂笑着说：“晚上会留在这里吗？”

徐子昂点点头。

“我可以帮你准备睡床，需要吗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！谢谢你。”徐子昂礼貌地对 Rebecca 说。

Rebecca 再次冲着徐子昂笑了笑，才转过身离开病房。

“你还真很有女人缘，这位 Rebecca 小姐，对你好像兴趣十分浓厚喔。”我乏力地取笑徐子昂说。

“她的笑容很奇怪？”徐子昂思索着说。

“奇怪？”

徐子昂没有答腔，沉静半晌，突然开口道：“饿不饿？我去找点吃的东西来。”

“我不饿，不过你还是去找些吃的吧！”我的心情和肚子一样苦涩，怎么可能吃得下东西？

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徐子昂说完急急忙忙地走出去。

有徐子昂在，还比较能控制自己不胡思乱想，甚至伪装出一副冷静的外表来掩藏某些我害怕想起的念头，徐子昂一离开，剩下静悄悄的病房，我满脑筋乱七八糟的杂念立刻飞跃而出，停也停不下来，更无法克制自己能够不要回想起口吐鲜血倒在我身上的刘文邈……，而身体上隐隐传来的痛意更一再提醒我，这一切不是梦，不是幻想，不是虚拟，是再真实也不过的事实！面对徐子昂的那个我，其实根本不是现在的我。刘文邈到底怎么样了？为什么徐子平不在这里？我和刘文邈、徐子平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继续？我像掉入漩涡般无法克制地想着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大堆难解的习题……，我越想越怕，越想越无法控制自己不要再想……。

以前我曾经做过一篇专访，探讨被强暴女性的心路历程。在做这篇专访时，我采访了四位曾经遭遇过强暴的女孩子，当她们酸楚凄凉地陈述被强暴过程的心惊胆战、绝望无助，事发之后，不敢告诉人、不敢面对自己那种不为人知的痛苦时，虽然我在旁陪着一掬同情之泪，义愤填膺地认为这个世界实在太过无情了，可是我真的无法

体会出那种感觉？甚至还一直带有一个不好意思问出口，怕被人嘲笑为无知的疑问：被强暴和在同意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那些 A 片里的女主角每个都像是性饥渴般地沉迷于“性”当中？为什么许多怨妇会因为丈夫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而红杏出墙？假如性行为像被强暴者所形容的那么不堪，怎么可能让人敢步入婚姻？让人如何面对每天都能对你有合法性要求的男士？

其中一位姓朱的女性，在被强暴后，立刻到警局报警，为了“取证”，医官在她身上仔细地东摸西找，尤其在某些部位进行深一步的检查、深一层的采样，就像是再一次被强暴伤害……，我采访她时，已经是事隔一年多，当她讲到这一部分，还是忍不住地颤抖哭泣……，此刻的我真的很佩服那位能勇敢、理智的希望法律还她一个公道的女孩，因为我连想也不敢再想起，根本就希望全盘否定这个事实！

刘文邈全然是为了救我的命，但是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那种情况我相信就像是被强暴一样，想到那种生不如死的痛楚，我下意识地弓起身体，并且不听使唤地抖着……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徐子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点也没警觉到，他的手轻轻碰到我的肩膀，我整个人像是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，甚至尖锐地叫着闪到一边。

徐子昂的脸变得煞白，带着怒容地说：“我老哥怎么这么粗鲁！”看着我，又埋怨地说：“当初告许你要多了解一些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现在可好了，这个烂摊子让我来收。”

“什么是烂摊子？没有人会把你扯进来。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却同时怒气冲天地对着徐子昂大叫道。

“你误会我的意思……。”徐子昂连忙想解释什么？我使尽一切力气捂起自己的耳朵，我知道自己根本再无法承受任何一丝一毫的打击。

“别哭了。”徐子昂万分小心地轻轻抓住我的手，慢慢把我的手从耳朵两边挪下来，同时说道：“哭多了对身体不好。”

“我不需要你在这里陪我。”我粗鲁地擦掉眼泪，冷冷地说道。

“华林！别这样，你来这里原本会发生的情形我又不是不清楚，只是我没料到你会被伤得这么严重……。”徐子昂陪着小心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带着浓浓的防备心问道。

“我去问了 Rebecca，我就觉得她的笑容很诡异，原来她把我当成我老哥了。”徐子昂仍然十分恼火地说。

“Rebecca 怎么说？”我心跳加速跳动地问道。

“其实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对我说：下次不要这么猛！我哪会是这种人，太小看我了！”徐子昂十分心有不甘这样被人诬蔑，一口怨气充斥胸中。

我情不自禁地不住抖着。

徐子昂伸手想安慰我，可是还没碰到我的身体，我就反应强烈地跳开，把他也给吓了一大跳。

“我老哥和你之间怎么会弄成这么——糟糕！”

“和你老哥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我猛拭这不受控制簌簌地往下掉的眼泪，努力装出一副很冷漠的样子。

“和我老哥没关系？”徐子昂侧着头想了想：“难不成你真的被人强暴了？”

这无心的一句“强暴”，就像一把利刀，狠狠地刺在

我心口……，我拼了命，尽可能把自己缩成一小团，但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寒意还是让我抖得像筛糠一样。

“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老哥呢？他该不会因为……。”徐子昂突地打住话语，可是我很清楚他想要说什么？这本来就是我在怕的一个问题，只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一直在设法安慰自己，给自己找许多理由、借口，一直告诉自己，徐子平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有别的事，或许只是刘文邈需要他照顾，或许……，为什么徐子昂要这么可恶地戳破我的希望？我紧紧抱住头，尖声叫了起来！

徐子昂用力地抓住我的两臂要我冷静下来，我反应激烈地像只受伤的动物般叫着：“放开我！不要碰我！”徐子昂加足了力道要我冷静下来，他的两只手正抓在我受伤的手臂上，我挣脱不开，就像当初挣脱不了刘文邈一样……，手臂上的痛让我的眼泪再度流下来，我不再挣扎，只是软弱无力地说道：“你弄痛了我！”

“对不起！我太用力了，是不是？”徐子昂一松手，我环抱着自己的双臂，痛得弯下身，猛掉眼泪。

徐子昂这时才发现我手臂上包扎的纱布，他像也发疯了一样，使劲地用力撕开纱布，看到一道道深长的血痕，徐子昂额上的青筋愤怒地跳个不停，放下我的手，转身像阵风般冲出病房……。

我无法停止地放声大哭着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，头发晕、脸发白，一点力气也没有地倒在床上……。



再次睁开眼睛，只见到徐子昂脸色苍白，呆坐在一旁

看着我，见我醒来，勉强露出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，握起我的手，像是有着满肚子的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

我把手抽回来，将目光放在没有视线焦点的远处，紧抿着双唇，不断告诫自己：要冷静！不可以再失态！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我努力装作没事一样问：“累不累？”

听我这么一问，徐子昂反倒红起眼睛，摇摇头。

“肚子饿了吧？”

“华林！别这样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也没发生！”我紧咬着下唇，尽力企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“别骗我了，你们之间怎么可能什么事也没发生？我老哥呢？你和他之间究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可能连个影子也没有？难道他一点也不担心你？你都快把我搞疯了！”徐子昂沉重地看着我说道。

“我和你哥之间真的是什么也没发生。”我声音哽咽地说。

“你身上的伤以及被强暴……，又是：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没有被强暴！拜托你，别问了好不好？”不要逼我再去想了，好不好？我痛苦地侧过头，眼泪又落下来。

“不要哭嘛，我真的是关心你，看到你手上的伤，我真的好心痛，到底是谁这么狠？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手？”徐子昂激昂地问道。

“是我自己弄的。”我低声地说。

“你弄的？”徐子昂不相信地瞪大了眼。

“我好累，让我休息了好不好？”我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只想暂时逃避，不论这个暂时能有多久？反正能逃多久就算多久吧！

“不行！你得先吃点东西，才几天没看到你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你想成仙啊！”徐子昂边说着边自行拉开床

旁桌，放上他不知从何弄来的粥。

“还是温的，吃一点再睡。”徐子昂半强迫地把床头摇起来，硬要我吃东西。

我十分勉强地吃了两、三口：“饱了！”

“再吃一些。”徐子昂霸道地硬要把粥塞进我嘴里。

我乖乖的吃了大半碗，徐子昂才满意地让我停下来。

“是不是舒服一些？”徐子昂问道。

我顺从地点点头。

“不要想那么多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希望你了解，我对你的这份心意是不会改变的。”徐子昂轻柔地对我说。

我又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“早些休息，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。”徐子昂替我把床头摇下，收了床旁桌，留下一盏小灯，道声：“晚安！”躺在 Rebecca 替他准备好的小床上……。

三

“子昂？真的是你？”

“学长？！”

“方便把她叫醒吗？”

“她太累了，让她多睡一会。”

隐隐约约中，我仿佛听到徐子昂在和人说话，悄悄地把眼睛微睁开一条小细缝，只瞄到徐子昂和一位穿着衬衫、打着领带，个头小小，头顶微秃、年长有“围”的男士站在病床前面讲话。

“搞成这样，怎么会不累，不过你怎么会……。”

“人有乱步，马有失蹄嘛！”徐子昂尴尬地小声说。

“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都不会感到惊讶，可是你这位大情圣，自己又是妇产科医生，栽在你手里的处女都不知道有多少？当初我追女朋友的时候，还是全靠你教我怎么‘追’？尤其是怎么样让女孩子感到‘满意’，你的经验这么丰富，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？”

徐子昂“嘿！嘿！嘿！”地干笑了几声。

“怎么？考虑定下来了？”

“假如她答应的话。”徐子昂看了床上的我一眼。

“看样子你还真是动了情，难得喔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还是第一次听你用这种口气对一个女孩子说话，有机会介绍大嫂给我认识认识，我还真想知道她是施展什么媚力？能让我们这位情场浪子如此失魂落魄！”

“别开玩笑！”徐子昂不自然地接着说：“学长，不可安排出院了？”

“是可以啊，不过总得让我检查检查吧？”

徐子昂脸色一变，十分不自然地说：“我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会这么不通情理吧？！”

“子昂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古板？我们自己是医师，你怎么连这点都放不开？”

“她不一样，我怕她会觉得再次受到伤害，你是医生，应该很难体谅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，是不是？”徐子昂有些咄咄逼人地说。

“可是站在医师的职权上，我必须……。”

“我们也只是偶而来这里渡个假，就算有问题也绝对不会惹回到你身上，等她好一些，我一定会仔细替她检查，你想想看，我也不可能愿意让自己未来的老婆受到伤害，是不是？”



在徐子昂的坚持及人情攻势下，顺利地替我办好了出院手续，徐子昂正高兴地准备告诉我可以离开，一名金发性感的护士敲了敲病房的门，站在门口和徐子昂两人轻声细语、叽哩瓜啦不知道讲了些什么？然后对还躺在病床上的我说声：Sorry！

“不能出院了吗？”我紧张地问道。

“现在不是能不能出院的问题……。”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”徐子昂“嗯”了很久，又很“认真”地

想了想才说：“一般上病人出院都是穿着入院时的衣服或是家人另外准备的衣服……。”

我充满疑惑地看着他，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对？

“问题是你进来时——没穿衣服。”徐子昂突然压低声音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Jill说，你入院时是裹着一张大床单，因为床单上都是血及精液，所以他们把它给处理掉了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没东西可穿了。”

我把整张脸埋进被子里说：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羞过！”好半天，才挪出半个头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地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“拜托！别又来两条路了！”我喃喃自语地说，想当初解降前，刘文邈也说是两条路可走，结果我走的是充满荆棘坎坷的第三条路！

“不然你有什么好方法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一点主意也没有。

“第一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到外面帮你买衣服回来。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作法，我实在觉得自己已经够丑大了，整间病房的人好像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“可笑”的病人，要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等，我怕真的需要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才行。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理由太多了，不过总括来讲只有一个，就是——羞于见人！”

“那就走第二条路，穿我的衣服！”

我选择了第二条路，至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让我深觉无脸见人的地方。